

《阶州田公刺虎碑》考述

□ 焦红原

一、方志及碑名中的田公其人

今武都区马街镇寺背村（也叫寺背坪、寺背里）的卧虎寺里，沧桑的石雕龛背负着一块巨大的石碑，碑名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，俗称“田公碑”或“田公刺虎碑”。碑文备述南宋淳熙三年（1176）阶州太守田公“刺虎”，为民除害事，然游观者及当地民众却多不知田公为何人。遍查武都旧志，清叶恩沛修、吕震南纂，曾礼、樊执敬校点《阶州直隶州志》（兰州大学出版社，1987.10第一版）卷二十三《名宦》（上）载记：田世雄，字元弼。淳熙间，知阶州，值柳林有虎四，噬人，世雄督役擒杀之，人免其害。建卧虎寺，立碑颂德（祀名宦，《葛志》）。又，《阶州直隶州志卷十三·祠祀》辑录《通志》卧虎寺词条：“卧虎寺，在州北三十里柳林。宋知州田世雄建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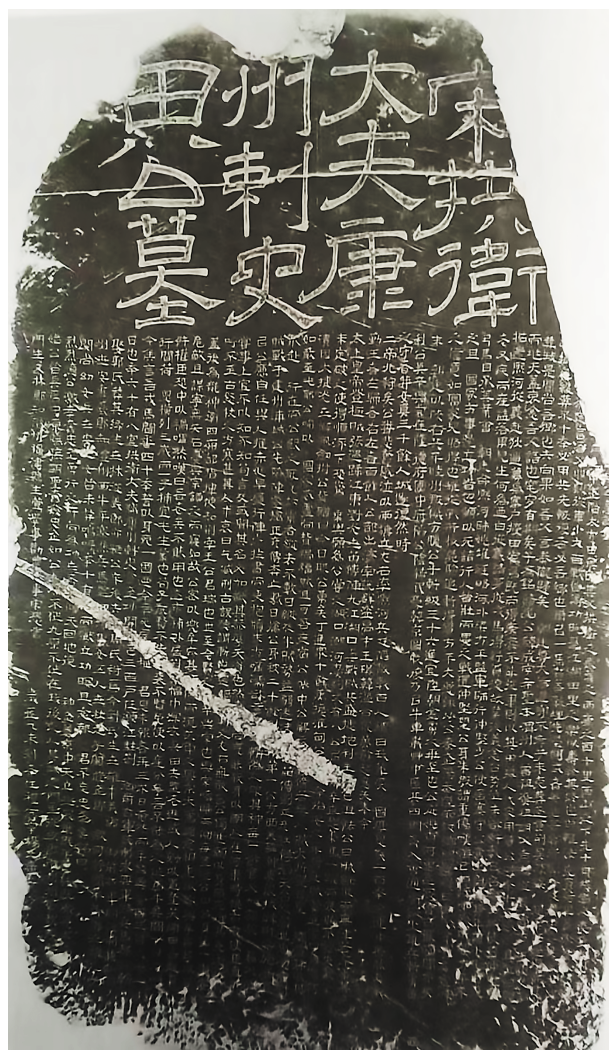
二、阶州太守与知阶州之异同

“刺虎”碑碑阳隶书题额“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”，《阶州直隶州志》却言其“知阶州”，两者对田公职衔称谓有所不同。其实太守或知州，均系中国古代官名。宋代委派朝臣为州一级地方行政长官，称“权知某州军事”，掌理郡政，宣布条令，导民以善，以时劝课农桑，综其赋役、钱谷、狱讼诸事，简称“知州”。而碑额所谓“阶州太守”之太守，则是战国时对郡守的称谓。这一称谓到了汉景帝更名为太守，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，除治民、进贤、决讼、检奸外，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。南北朝时，新增州郡渐多，郡之辖境缩小，郡守权为州刺史所夺，州郡区别不大，至隋初遂存州废郡，以州刺史代郡守之任。宋以后改郡为府或州，此后太守不再是正式官名，仅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别称。宋时知州，通俗叫法也叫太守。以此推知，田公田世雄其时官职相当于今之陇南市委书记兼市长、兼法院院长。

三、田公父墓志铭在陇南的发现

2009年5月，在成县抛沙水泥厂西山，人们无意间发现了一座宋代的古墓葬，据出土的墓志铭“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”铭文推断，此乃武都马街卧虎寺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碑主田世雄父亲田成的墓葬。墓志铭文较长，此处从略。但我们从“……刘氏，生世雄，秉义郎，御右军同统制兼知阶州……”的记述中可知，田世雄为田成后夫人刘氏所生。田世雄生父田成，字希圣，生于宋哲宗元祐初，本籍渭州（今甘肃平凉）。王韶拓边熙河，赴狄道（今甘肃临洮）为寨户，遂定居。按照墓志的说法，田成十五从军，北宋时参加了战青唐、平方腊、援河东等军事行动，又趋赴应天府，奉宋高宗登极。进入南宋后，又历经讨群盗张遇、丁进，平定苗傅、刘正彦等战役，尝任镇江驻御前诸军统制、永兴军路兵马都铃辖。晚年因忤权臣，解军职，闲居荆南府（今湖北江陵）。绍兴二十三年（1153）卒，享年六十八岁，葬于“西康西山”（今陇南市成县抛沙水泥厂西）。

《田成墓志铭》纵125厘米、横86厘米，隶题“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”，行12字，字径约14厘米；正文隶书37行，行47字，字径2厘米。今存成县文化馆。《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》与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一样，碑文均为门生从政郎、阶州州学教授杜定撰文，撰写时间分别为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和淳熙三年（1176）。《阶州直隶州志》无田成记载。



《宋拱卫大夫康州刺史田公墓志铭》铭文

杜定撰文，撰写时间分别为南宋淳熙二年（1175）和淳熙三年（1176）。《阶州直隶州志》无田成记载。

四、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碑阳碑阴释文

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系双面碑。碑阳叙事，碑阴抒怀。碑高150厘米，宽98厘米，碑阳隶书题额，9字列三行，今仅可辨“……太……田……刺虎记”5字，字径约12厘米。据参考文献及文意推定，题额原文“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”，为文林郎兴元府录事参军普慈唐恩舜书；碑正文楷体，八百余字，残泐较多，为从政郎阶州州学教授普慈杜定记并书。

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
淳熙二年七月，诏以临洮田公守武阶。三年七月以最闻降□□公嘉民安治无受害者。一日，民惊言群虎暴州东之三十里，昼夜围□□□。公惊曰：“民害乃出，人事所不及，吾政愧矣！狡兽不足乎于德，亦杀之而已。”□□□军马杨彦雄（chan窥视；察看）在亡，则乳虎踞穴居，三子并四山行。公即驰马从卒十数人，公皆□□跃更伺间，方不知所为，而公从卒，两两四虎还矣。男女老幼（huan同欢）噪，□□助以箝鼓，喜气如蒸。翌日，披剥□□□皮斑斑满前，与宾客置酒观之，有公笑不言，良久曰：“孔子行三军，暴虎（冯河，吾）不与也。余母老，不武身，誓报国，涓滴未效，岩墙犹避之，敢尝虎耶？”然亦□□之，勇之恃在气，力之恃在智，气（智）定用，祭奉天子命，守此土，与民



马街卧虎寺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碑

为安。虎不深远就□□人地，食狐豕以□□，而孕乳毓□□视之如身仇，欲必得。不知其为虎也，吾直气胜之，以勇奋无惧，方无惧□□生之，且以力与虎，一虎虽孟贲不能也。今兼四，能之乎？凡凶暴者，皆当以□□而以其力毙。吾视其穴窈然，则柵石锢其门，且击且刺，尸三子以怒之，□□谷震动，望者风靡。吾徐徐强弩一发，中其额，愈甚怒，前阗门跃而上其穴，□□卒以枪挑之，如□脆弱骨至四五，皆寸断而□□己，□□其心不顾身矣，遂□□出迎，而阵马之尘，吾静立持素定，以长戈□□喉血下，十爪指薄□□而不知其心系已绝矣。盖其死，用虎之力十七；而用吾力十三也。客曰：文武才□虎者乎？养勇用智，曾子孟轲之所以教人，而所出计则吴起孙武子，所以先胜之以圣贤之教，而行之以关张之勇。天子一日震怒，北单于之头不为虎皮肉乎？请书之以扬武志，而公不许。□□死亡之忧，以安作息悲喜。聚语□□公意者，逾旬不愿遵□□教百里□□□□事父老之智者，则又谓自公来，凡所以爱我安我者不一，而患我者□□□虎□□亦不一，愿因公以识之。故□□其言，而刻石置惠觉寺。公名世雄□□虎以十一月二十有二日，其地□□山距寺二里云。十二月六日，从政郎阶州州学教授普慈杜定记并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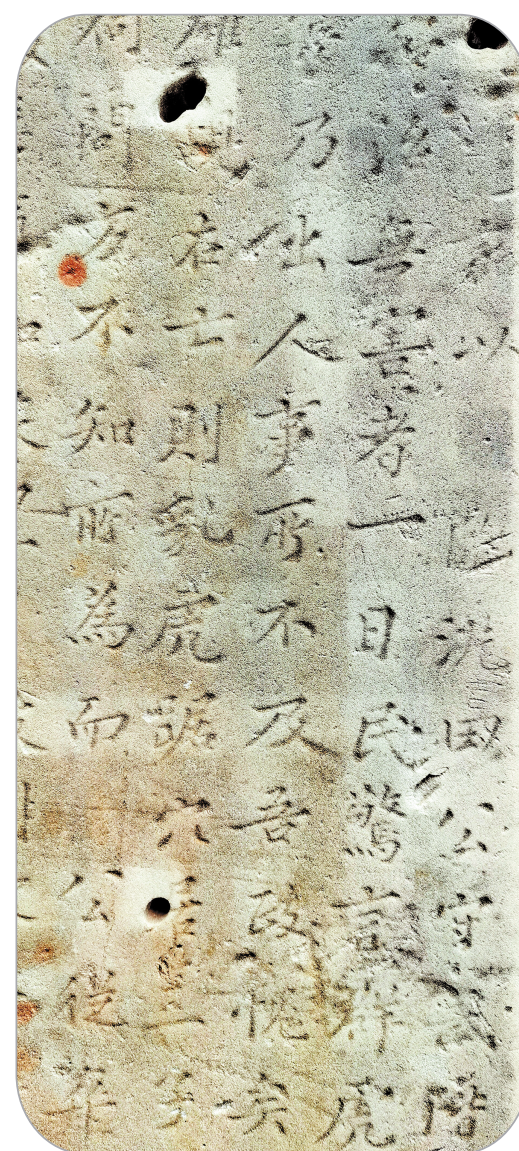
碑阴皆隶书，凡14行，行20字，字径4厘米，三百余字，淳熙三年（1176）十二月，唐舜恩书。
舜恩向常走鹿下，窃见吾恩公抚摩边民之余，□□励兵马骑射，食项不置。每念报国，气勃勃欲吞中原。今观刺虎事，极壮伟。舜恩激昂托掌曰：“公盖因虎，试兵法尔！”或曰：“此下庄子刺虎之法欤？”曰：“非也！秦鬪（dǒu，同斗）韩魏，弋（yì一的异体字）举获两虎，固□□使虎不交斗，独无毙之术乎？”今四虎踞穴□□□□□中□□□□□公视刺虎如刺夷狄，□□□□□□□□法为轻而离之，怒而□□□□以长戈扼其□□□□法为，以治待乱，以静待动者，今日之小试，他日大举之张本也。虽然，孙武子谈兵、治气、治心之说，与曾子之守约孟施。舍之无惧，非两法也。充诸中者厚，则发于外者，果公涵养妙处，非浅近所能测，独推见兵法。竊碑阴以俟效验焉。

五、由“田公刺虎”到“武都狼祸”再到“野猪泛滥”

从武都县龙家沟发现的“武都森林古猿”化石证明，早在一千多万年前，武都北峪河流域乃至金厂、马营，就是武都森林古猿生活的重要地区。后来的考古发掘，北峪河马街寺背村、安坪曲儿坪、柏林任家坪、安化司家坝一带仰韶文化、寺洼文化遗址遗存的大量发现，均充分证明，两三千年来，这里亦是武都原住民生产生活的地区。

我们从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所在地的马街、北峪河以东之柏林、鱼龙、熊池、黄坪、犀牛江等现存地名亦可管窥，茶马贸易（马街）、柏林苍翠（柏林）、鱼跃飞翔（鱼龙）、熊嬉潭池（熊池）、黄林满坪（黄坪）、犀牛渡江（犀牛江）之盛景绝非徒有虚名。如今我们再也难以见到那千年前曾经为害患的老虎了。事实上，别谈老虎，就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狼祸，也已成了武都人渐行渐远的惊悚历史记忆。

2013年，笔者在陇南市政协文史委组稿编辑《陇南文史》时，收到马德常先生送来的一篇文章，是说“武都狼祸”的。文章不仅符合“三亲”原则，又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，我很快便将其编入最新出版发行的《陇南文史》第八辑。文章说：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（1959～1961），食物匮乏的现象非常严重，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，武都县安化及周边乡社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狼吃人事件（当时的安化公社包括现在的柏林、马街、汉林在内），在短短的几个月内被狼咬死咬伤二百余人。县上专门召开常务会议，专题研究解决狼祸问题。并成立了打狼指挥部，在全县选拔有打猎经验的脱产干部和优秀



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碑阳局部



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碑阳题额局部

猎手四十余名，又从武警中队抽调一个班、配发枪支弹药，各村社成立打狼联防队，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打狼行动，县政府还颁布了布告，全县张贴。

“田公刺虎”和“武都狼祸”，一方面属于人与野生动物争夺食物资源与生存空间的问题，另一层面来看，不管是千年前的老虎还是半个世纪前的野狼，也许，它们认为，自己才是这块山地的主人或原住民。

西秦岭陇南山地，啥时间没了老虎的身影，人们早习以为常，似乎也没人去刻意关注此事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后，狼，也在陇南逐渐绝迹。现如今在陇南，老虎和狼的存在已成为传说。随着《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出台和人们保护意识的逐年提高，如今，陇南多地野猪泛滥成灾现象已越来越严重。有人认为，野猪泛滥成灾，是因为狼没了，野猪没了天敌，加之其繁殖力极强所致。

2023年，经有关方面特许，陇南地方政府曾成立领导小组，划定片区，有计划、限时间、定数量，对野猪进行了专项猎杀，以减缓其对陇南山地农民及农作物的损害。但不管怎样，人、老虎、野猪，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，《阶州太守田公刺虎记》所记“刺虎事”给我们带来的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启迪，应该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

第34期

本版图片由作者提供